

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 内涵特征、历史经验与路径选择

侯冠宇¹, 赵万鑫², 张震宇³

(1. 东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秦皇岛分校), 秦皇岛 河北 066004; 2. 吉林大学
东北亚学院, 长春 吉林 130012; 3. 中国政法大学 商学院, 北京 100088)

摘要:新质生产力是推动社会生产力实现新跃升的关键力量,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旨在通过技术创新、要素优化配置和产业深度转型,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系统梳理新质生产力的理论演变,深入分析其内涵与历史发展,探讨因地制宜方法论在不同区域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适用性与实践路径。研究发现,新质生产力不同于传统生产力,表现出数字、绿色、蓝色、红色、协作、开放等多样化形态与质态特征。因地制宜的发展机制能够有效提升区域经济竞争力,促进产业协同和要素集聚,推动科技创新与绿色转型,强化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支撑作用。研究表明,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动力,需通过优化政策支持、完善投资体系、提升生产力机制,确保政策落地,助力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与社会全面进步。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新质生产力;全面深化改革;经济高质量发展;统一大市场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25)01-0049-14

收稿日期:2024-07-31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专项项目(2023JZDZ022);秦皇岛市社会科学发展研究重点课题项目(2024LX110)

作者简介:侯冠宇(1996-),男,吉林吉林人,讲师,特聘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海信集团管理学博士后。

Improving the mechanism for tailoring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o local conditions: connotation characteristics, historical experience, and pathway selection

HOU Guanyu¹, ZHAO Wanxin², ZHANG Zhenyu³

(1. School of Marxism,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Qinhuangdao Campus), Qinhuangdao 066004, Hebei, China; 2. School of Northeast Asia,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Jilin, China; 3. School of Business,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Beijing 100088, China)

Abstract: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re a key driver of a new leap in social productivity. Improving the mechanism for tailoring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o local conditions aims to promote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through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e optimal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and deep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theoretical evolut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nalyzes its connotations and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explores the applicability and practical pathways for adapting methodologies to local conditions to advance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 various regions. The study finds that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differ significantly from traditional productive forces, exhibiting diverse forms and quality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digital, green, blue, red, collaborative, and open elements. A development mechanism that is tailored to local conditions can effectively enhance the competitiveness of regional economies, promote industrial synergies and the agglomeration of factors, foster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green transformation, and strengthen the supporting role of national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The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improving the mechanism for tailoring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o local conditions is a crucial driving force for realizing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It emphasizes the need to optimize policy support, improve the investment system, and strengthen productivity mechanisms to ensure effective policy implementation, thereby facilitating the sustainable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and the overall advancement of society.

Key words: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comprehensive deepening of reform;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2024 年 7 月 18 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以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的生产力”。此外,还强调要“健全相关规则和政策,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鼓励和规范发展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更好发挥政府投资基金作用,发展耐心资本”^[1]。在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乏力、新一轮技术革命加速推进、气候变化挑战日益严峻的背景下,如何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已成为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重要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推动经济增长、改善民生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但随着中国内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是新时代中国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目前各界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制作了一些分析。例如,何立峰从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的重大意义、主要任务和政策要求 3 个方面考察,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是长期任务,需要系统谋划、整体推进,确保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相适

应^[2]。纪玉山等通过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趋势和中国应对策略两方面进行分析,发现生成式人工智能具有多模态、深扎根、具身化、强思维和高风险的发展趋势,强调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成为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驱动力,需要建设智能基础设施、推动实体经济智能化、突破关键技术、规避“加拉帕戈斯效应”^[3]。韩亚栋从未来产业与投入增长机制、数智技术对传统产业改造、天使投资与耐心资本等方面讨论了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的必要性,强调其关键是要通过科技创新、资本支持和制度优化,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4]。周文分析了全面深化改革对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体制保障作用,提出要通过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和社会信用,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化资源和要素流动,营造支持新质生产力的良好市场环境;同时,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三者协同创新,强化基础研究和产学研融合,提升地方创新能力^[5]。朱安东等强调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应充分结合各地区的资源禀赋,避免单一化模式,注重扬长避短。此外,统筹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的发展,推动产业之间的平衡,是防止产业空心化的重要举措,实施差异化发展路径则是提升产业链韧性与安全性的关键所在^[6]。

但学界已有研究较少从理论层面对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历史和路径进行系统分析。因此,有必要从长历史视

角对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等方面的变化和创新进行细致的探究和分析,以期为理解和应对因地制宜培育并发展新质生产力带来的新问题和新的挑战提供一些理论参考和启示。

一、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

(一)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

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东北考察期间,创造性提出“新质生产力”这一政治经济学概念,强调“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要“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7]。习近平总书记准确研判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阶段和现实经济现状后,提出新质生产力的概念。

新质生产力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创见,是区别于传统生产力的一种全新质态的生产力,在本质上仍然属于一种生产力,这是其基本属性。同时,新质生产力一定是生产力新质化后的产物^[8]。2024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

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9]从狭义维度理解,新质生产力是以创新为核心,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载体的生产力形态。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构建起体系化的生产力理论,强调“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10]。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不同,马克思、恩格斯从唯物史观的角度考察生产力,生产力被视为人类改造和征服自然的能力。它是指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的能力,反映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11],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生产力发展是衡量社会发展的带有根本性的标准^[12]。“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动产物”^[13],因此,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具有渐进性、继承性的特点,决定了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是一个长期过程。新质生产力反映了在不同历史阶段和时间空间条件下,生产力形态的跃迁与演化。

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阐释了生产力构成的基础要素,“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14]。可见,劳动者、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是构成生产力的基础要素。基于长历史视角来看,新质生产力是继土地生产力、劳动生产力、社会生产力和自然生

产力之后的新的生产力,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从构成来看,新质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力相比,其掌握新科技的新型劳动者、智能设备等新劳动资料、数字空间等非物质化的新劳动对象,以及新科技、新管理模式和数据新要素^[11]。

由于新质生产力是“新”和“质”有机结合的生产力,学界已有研究认为新质生产力具有数字、绿色、蓝色、红色、协作、开放等多种表现形态与质态。数字生产力是以数字技术为引领、以数字产业为承载,对生产方式进行数字化形塑来创造满足社会需要的物质和精神产品^[15]。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16]。蓝色生产力是以空间技术为突破,将深海、深空等拓展为新的生产空间,推动海陆空经济一体化的生产力。红色生产力是通过强化党的理论创新和政策指导,确保科技创新、生产力发展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紧密结合^[17]。协作生产力则是立足不同区域的比较优势,通过

加强顶层设计来调整优化生产布局,致力于增强经济发展协调性的能力。开放生产力则是以国内市场为依托,综合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不断提高产品竞争力的能力^[18]。综上所述,新质生产力的定义与内涵绘制如图 1 所示。

(二) 因地制宜的系统方法论

因地制宜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要求。发展新质生产力,各地要把握好自身在国家发展大局中的定位,并在此基础上去思考、去谋划、去推进^[13]。因地制宜的基本内涵是根据具体地域的自然条件、经济基础、社会文化以及发展阶段的差异,制定出适合当地实际情况的政策和发展路径,强调要充分考虑各地区的独特性和差异性,避免“一刀切”“千城一面”的发展模式。因地制宜的核心内涵在于尊重客观现实,以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对待地区之间在地理环境、资源禀赋、人口结构、经济条件等方面的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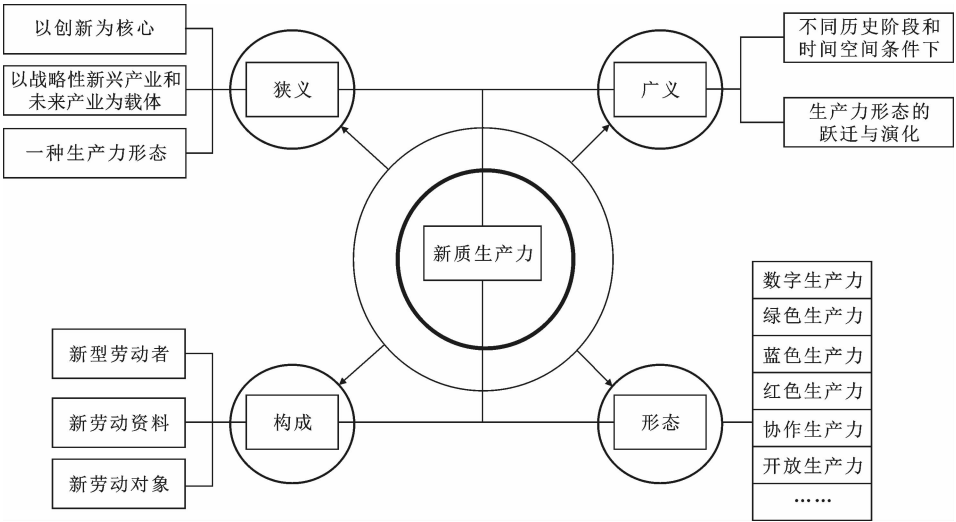


图 1 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

包含如下4个方面:一是各地区都有其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例如气候条件、地形地貌、自然资源等,因地制宜要求在制定发展政策时充分考虑这些因素,发挥各地区的优势,弥补其劣势。二是各地的经济基础和产业结构不同,因地制宜强调要根据不同地区的经济水平、产业特点以及市场需求,制定符合实际的经济发展战略。三是各地的历史文化、风俗习惯、社会结构和发展需求各异,因地制宜要求在政策设计与实施中尊重当地的文化传统,合理引导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四是因地制宜还意味着在发展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当地的生态承载能力,避免过度开发或破坏环境,实现经济、社会和生态的协调发展^[18]。

新质生产力并不局限于高精尖领域,还涵盖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等内容^[19]。同时,基于各地发展水平的差异,新质生产力的表现形式也存在显著差异。因地制宜的方法论包括5个方面:一是对各地资源禀赋、环境条件、经济基础和社会状况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与评估,精准识别各地的实际情况、优势资源以及潜在的问题。二是基于调研结果,制定具有灵活性的差异化政策。三是随着环境、经济和社会等条件的变化进行动态调整。四是发挥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协同作用。五是在吸收借鉴优秀经验的基础上,探索符合自身发展特点的创新路径^[20]。因此,因地制宜不仅是一种发展理念,还是一套系统的实践方法论。其核心在于尊重并充分利用各地的

独特条件,通过科学、合理的政策设计与灵活的动态调整,实现区域经济社会的协调与可持续发展。

二、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历史经验与价值意蕴

(一)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力体制机制的历史脉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对生产力的认识,特别是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进程中,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科技生产力理论。新中国成立之初,经济和社会发展百废待兴。为改变这一局面,1952年底,毛泽东同志提出“一化三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核心是通过发展工业生产力,改造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同时推动生产关系向社会主义转变。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高度重视科技创新,明确提出了科技在提升生产力中的关键作用。在战略层面,毛泽东同志多次强调,“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21];“资本主义各国,苏联,都是靠采用最先进的技术,来赶上最先进的国家,我国也要这样”^[21];还指出“中国只有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彻底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又在技术方面,在一切能够使用机器操作的部门和地方,统统使用机器操作,才能使社会经济面貌全部改观”^[22]。1963年,周恩来同志在上海市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明确指

出:“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23] 尽管中国遭受帝国主义国家的技术封锁,但是中国在科技领域依然取得了重大突破,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这一时期,科技的作用得到充分重视,为中国工业体系的构建奠定了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坚定不移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致力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他强调“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24]。这一思想为国家从贫困落后状态中解脱,推动经济快速发展提供了明确方向。关于如何发展生产力,1978 年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同志进一步明确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25],“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24]。这一论述揭示了科技在推动经济发展中的核心地位,标志着党对生产力认识的进一步深化。科技通过与劳动工具和劳动者的深度融合,逐渐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在生产过程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引领作用。随着科技与生产结合的日趋紧密,科技对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作用愈发重要,成为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和产业升级的重要动力。

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

党人进一步深化了对科技与生产力关系的认识,提出了许多新的理论观点和实践思路。2001 年,江泽民同志明确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且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26] 这一论断将科学技术提升至“先进生产力”的高度,进一步强调了科技在推动生产力发展中的核心地位和引领作用。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首要就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这揭示了先进生产力的本质,即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先导的社会生产力,表明生产力的发展具有层次上的不断升级和历史进程中的必然性。进入 21 世纪,以胡锦涛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续在科学技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道路上前行。胡锦涛同志着眼于发展方式的转型,提出了“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27]。他多次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革命力量。”^[28] 这一时期,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自主创新,推动科技体制改革,倡导创新型科技人才的培养,并积极发展创新文化。同时,我国在生态环境保护技术方面也取得了长足进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历届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推动科技生产力发展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科技生产力理论,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论述提供了重要思想渊源^[29]。

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30] 重要论断,明确指出“创新不是发表论文、申请到专利就大

功告成了,创新必须落实到创造新的增长点,把创新成果变成实实在在的产业活动”^[30],进一步强调创新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凸显科研成果产业化的重要性。习近平总书记还结合新时代科技创新的特点,强调“创新人才”在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的关键作用,指出“人才是创新的根基,是创新的核心要素”“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也是创新活动中最为活跃、最为积极的因素”^[30],说明人才不仅是创新的基础力量,更是决定创新成败的核心要素。2021年,在中国科学院第二十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五次院士大会和中国科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提出了“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31],为中国的科技领域的自主创新发展指明了方向。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32],并强调科技创新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始终秉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这一思想不仅丰富了科技为民造福的理论内涵,还进一步发展了科技创新服务社会的实践路径。

创新是新质生产力的本质特征和主导力量,发展科技生产力,不断提高科技创新能力,突破“卡脖子”技术封锁,让新业态、新动能获得充分发展,无论是“小院高墙”,还是“大院铁幕”,都无法阻挡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先进生产力新跃升。

(二)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价值意蕴

第一,推动生产力形态的跃迁与创新。

从广义视角看,新质生产力不仅代表了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更标志着生产力形态在不同历史阶段和地域条件下的跃迁与演进。伴随着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不断加速,生产力形态的变化不仅体现在生产工具和技术更新迭代上,更渗透于劳动者素质的提升、生产组织方式的革新以及资源配置模式的优化。在这一背景下,各地区因其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科技创新能力的不同,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各异。各地在推动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需要灵活调整发展策略,充分发挥本地优势,避免陷入“千篇一律”或“盲目跟风”的误区。通过科学规划和精准的政策引导,区域经济能够有效契合全球产业变革的趋势,促使生产力形态从传统向现代、从低效向高效的跃升,加快区域经济的转型与升级。创新不仅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更是保持区域经济竞争力的关键所在。全球科技竞争日益激烈,能够根据自身条件因地制宜地布局科技创新、推动新质生产力转型的地区,将更有可能在全球科技革命的浪潮中占据主导地位,并在产业变革中赢得发展先机。推动生产力形态的跃迁与创新,不仅包括技术层面的突破,更体现为新型生产关系、劳动形态及社会组织方式的全方位升级。通过因地制宜的发展路径,区域经济能够更好地适应全球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节奏,持续注入创新活力,从而提升整体竞争力并实现长期发展。

第二,发挥区域比较优势,实现高质量发展。各地区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与科技

创新能力存在显著差异,决定其发展路径的多样性与特殊性。因地制宜的发展机制基于这一现实,通过充分挖掘和利用区域的比较优势,将创新要素、数字技术与地方特色产业相结合,推动区域经济朝着高效能与高质量的方向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强调创新驱动,智能设备、数字技术等新型劳动资料成为提升劳动生产率的关键。通过这些新型劳动资料的广泛应用,劳动生产率得到显著提高,推动生产效率的提升,加速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因地制宜的发展机制赋予各地区根据其特定条件灵活选择发展路径的能力,避免了盲目模仿或简单复制其他地区的发展模式。每个地区基于自身的资源禀赋、技术水平与市场需求,制定符合其独特条件的差异化发展战略,将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与地方特色产业有机融合,实现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地制宜的发展路径,不仅能够充分发挥各地区的比较优势,激发出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还能够为全国范围内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多样化的实践经验与模式。

第三,促进产业协同与要素集聚。新质生产力的核心特征之一在于其多样化形式,涵盖数字生产力、绿色生产力与协作生产力等多种表现形态,不仅体现为区域内部生产力跃迁的结果,更通过区域内外的协同互动,形成广泛而稳固的产业集群效应。而因地制宜的政策体系为这些协同效应的释放提供重要支撑。一方面,产业协同的实现高度依赖于生产要素的高效流动与优化配置。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强调技术、管理、数据等

核心生产要素的关键作用。因地制宜的发展路径基于各地区的资源禀赋与发展条件,灵活调整生产要素的配置方式,可以将关键要素引导至具有经济发展潜力的地区。另一方面,产业协同既包括产业链内部的有序运作,还涉及产业链上下游之间的高效衔接与深度合作。生产力形式强调通过各类创新资源、技术平台和管理模式的融合,推动区域间与产业间的创新协同。因地制宜的发展模式为这些协同创新提供了适宜的土壤,通过政策引导与制度保障,促进跨区域、跨产业的要素流动与技术合作,从而形成具有高度竞争力的产业链和创新生态系统。

第四,助力生态文明建设与可持续发展。绿色生产力强调低碳、环保、高效的生产方式。因地制宜的发展模式能够根据各地的自然资源禀赋与生态环境承载力,制定符合本地实际的绿色发展路径。调整生态生产关系是实现绿色生产力与其他新质生产力协调发展的关键手段。各地基于生态环境承载能力,合理配置生产要素与产业结构,避免过度开发资源和破坏生态。优化生态生产关系,经济增长模式得以从传统的资源依赖型转向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进而推动资源的高效利用和生态环境的修复与保护。此外,因地制宜的发展路径还为不同地区提供了差异化的生态文明建设策略。东部地区侧重于绿色科技创新,推动发展高附加值的绿色产业;西部地区可以立足于生态保护,发展适合本地条件的低碳产业,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双赢。通过差异化的发展策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第五,推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形态的动态适应。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新型生产关系进行深层次的结构性调整。因地制宜的发展模式可以为各地区提供符合其发展阶段与经济需求的制度保障,通过构建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框架,释放科技创新潜能,推动生产力水平快速提升。而生产关系的调整不仅包括经济领域,还涵盖社会管理和组织方式的变革。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对劳动者的创新能力、技术素养以及企业组织模式和劳动分工提出了更高要求。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不仅仅是生产工具的革新,还涉及区域间经济要素的重新配置及其优化整合。通过因地制宜的政策与制度安排,各地区不仅能够提升生产力,还能够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三、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的实现路径

(一) 优化政策支持与制度供给

1. 加强关键共性技术、前沿技术和颠覆性技术创新

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亟需政府加大对关键共性技术、前沿技术及颠覆性技术创新的支持力度。应设立专项资金,激励企业与科研机构在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科技、航空航天等领域深化研发合作,推进技术突破;该资金应覆盖技术研发、设备购置和团队建设等环节,以强化技术的实际应用能力。同时,构建完善的技术创新体系至关重

要,需涵盖从基础研究到技术转化的全过程,通过健全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提升研发成果的市场导向性,加速新技术在产业中的应用。此外,需大力促进跨领域的技术协同创新,推动信息技术与制造业等传统产业的深度融合,形成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的合力。

2. 完善新兴产业的政策和治理体系

新兴产业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相应的政策支持与健全的治理体系。针对新兴产业特点,应制定灵活的政策措施,如税收优惠、财政补贴及创新激励机制,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拓展市场空间。应加快制定和完善新兴产业的行业标准和规范,推动行业自律与政府监管有机结合,确保市场的公平竞争与健康发展。为保障政策的时效性,政府需加强对新兴产业的动态监测与评估,依据产业发展阶段调整政策工具箱,确保政策的适应性与前瞻性。同时,鼓励企业在新兴产业中探索创新商业模式和管理方式,特别是在数字化管理和智能化生产领域,以提升行业效率与创新水平。

(二) 促进投资体系的发展与完善

1. 鼓励和规范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

完善投资体系是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政府应通过税收优惠、投资补贴等政策手段,激励资本向科技创新及新兴产业倾斜。针对投资新兴产业的资本,可以提供税收抵扣或减免,并对高风险投资项目提供一定比例的补贴,以减轻投资者的风险负

担。完善投资行为的规范化管理,确保资金的合理配置与有效利用。具体措施包括制定严格的项目审查标准和风险评估机制,防范资金滥用和资源浪费。同时,依托独立的第三方机构对项目进行评估,确保投资决策的科学性和透明度。建立投资者与创业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机制,定期组织交流会,促进信息对称与资源共享。

2. 充分发挥政府投资资金的作用,促进耐心资本成长

政府投资资金和耐心资本在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政府应设立专门的投资基金,重点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及关键技术创新。在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等领域设立专项基金,推动技术突破与产业化应用。耐心资本以长期投资为特征,能够为新质生产力的持续发展提供稳定的资金支持。通过政策引导,激励金融机构和投资者关注长期回报,提供税收优惠及风险补偿机制,降低投资者的风险。同时,应建立长期投资激励机制,鼓励资本的长期持有和增值,促进其在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等领域的合理配置。为保障投资活动的安全性,政府还需完善投资风险管理体系,加大投资过程中的监管力度,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的健全。

(三) 构建协同优化的现代化提升机制

1. 引导先进生产要素向新质生产力集聚

政府与企业应协同制定政策,积极引导

资本、技术和人才等关键要素流向创新驱动和高科技领域。设立专项资金和实施税收优惠是吸引社会资本进入高技术投资领域的有力举措。同时,加强技术创新和产学研结合,建立创新平台和技术转化机构,以降低技术转化成本,推动科研成果在产业中的应用。人才的培养和引进是提升生产力的关键环节,政府应设立针对性的人才培养计划,在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前沿领域设立专门的教育和培训机制,以满足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需求。通过培育区域创新合作中心,建立生产要素的高效流动机制,促进技术、资金、人才等要素在区域间的共享与协同,推动各地生产力的均衡提升。

2. 加快形成适应新质生产力的新型生产关系

新型生产关系的优化是推动新质生产力提升的关键。应推动生产模式从传统的规模经济和劳动密集型向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智能制造、精准生产转型。企业需积极采用工业互联网、智能机器人等先进技术,提升生产过程的自动化和智能化水平,以提高生产效率并提升产品质量。优化企业内部组织结构,推动组织的扁平化管理,促进跨部门、跨行业的协作,确保信息流、物流的高效衔接,进而提升生产运营的整体效率。同时,构建现代化的劳动关系体系至关重要,应推行弹性工作制、远程办公等灵活用工政策,以提高劳动者的工作满意度,并进一步完善劳动者权益保障机制,确保劳动者能够公平分享产业

升级和技术进步带来的收益。强化新兴产业的政策研究和法律保障,探索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调整路径,构建高效、可持续的生产力体系,推动产业升级和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四) 推动全面改革与创新

1. 促进政府与市场的良性互动

政府与市场之间的良性互动是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政府应在市场经济中发挥科学的引导作用,制定合理的政策和法规,保障市场秩序与公平竞争。通过精准收集和分析市场数据,及时掌握经济动态,并根据不同领域的实际需求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同时,政府需加强与企业和市场主体的沟通,广泛听取意见反馈,及时调整政策措施,优化市场环境;不仅有助于预防市场失灵,还能增强政策的适应性和前瞻性,进而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与新质生产力的稳步提升。

2. 实现不同经济体的互补与协调

在全球化趋势下,各经济体间的互补与协调对于推动新质生产力具有重要意义。各国应通过深化经济合作,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共同推进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通过国际合作,可以优化全球资源配置,推动全球经济均衡发展。应建立多边合作机制,完善国际经济治理规则,以保障全球经济的稳定发展。各国应积极参与国际科技合作,共享科技成果,推动新兴产业领域的合作,形成全球科技创新与产业链的良性互动,提升全球新质生产力整体水平。

3. 提升市场建设质量与完善创新机制

提升市场建设质量并完善创新体制是提升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应优化市场机制,提升市场效率,确保公平竞争。通过深化市场化改革,激励企业创新,增强市场活力。完善对市场主体的支持体系,健全创新体制,促进科技成果的高效转化和应用。政府可以通过设立创新基金和科技孵化器,助力创新型企业突破发展瓶颈,降低其创新成本。此外,鼓励跨行业、跨领域的合作与融合,推动传统产业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重塑市场结构,形成新的产业生态。

四、结语

本文深入探讨了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的内涵特征、历史演进及其现实路径,旨在为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和政策指引。通过梳理不同时期生产力的特征、分析新质生产力创新内涵,认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以及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方面具有关键性作用。本文研究认为,各地区应结合自身经济基础、资源禀赋及科技创新能力,灵活制定发展策略,以有效增强区域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尽管本文对相关问题进行系统阐述,但仍存在一些局限性。受限于数据和文献的广度,关于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的具体实施效果及区域差异化发展的定量分析仍显不足,未来需要进一步的实证研究来验证政策

实施的实际成效。此外,本文偏重于理论探讨,缺乏对具体政策工具与实施路径的分析,后续研究可围绕这些细节展开,细化实践方案。

随着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结构调整的不断深化,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将面临更多机遇与挑战。未来的研究应更加关注不同区域的政策反馈机制,探索跨区域、跨产业的协同创新模式。通过不断创新政策工具和完善制度设计,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实现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
- [2] 何立峰. 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N]. 人民日报,2024-07-30(6).
- [3] 纪玉山,苏美文,吴勇民,等. 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 推动中国式现代化[J]. 工业技术经济,2024(8):3-25.
- [4] 韩亚栋. 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N]. 中国纪检监察报,2024-08-07(4).
- [5] 周文. 全面深化改革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体制保障[J]. 经济纵横,2024(8):12-15.
- [6] 朱安东,黄怡暄.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J]. 红旗文稿,2024(14):26-29.
- [7] 习近平在黑龙江考察时强调 牢牢把握在国家发展大局中的战略定位 奋力开创黑龙江高质量发展新局面[N]. 人民日报,2023-09-09(1).
- [8] 蒋永穆,马文武,冯奕佳,等. 新质生产力:如何看? 怎么办?[M].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24.
- [9]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N]. 人民日报,2024-02-02(1).
- [10]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11] 盖凯程,韩文龙. 新质生产力[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4.
- [12] 张占斌,陈晓红,黄群慧,等. 新质生产力[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24.
- [13] 王立胜. 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M]. 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24.
- [14]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5] 米加宁,吴佳正,董昌其. 数据生产要素驱动新质生产力跃升的机理与规律研究——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J].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4):1-9,143.
- [16] 蒋永穆,马文武. 新质生产力是什么? 新在哪?[N]. 四川日报,2023-09-18(11).
- [17] 侯冠宇,张震宇,刘佳. 新质生产力如何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四种形态与五大特征[J]. 金融经济,2024(4):3-12.
- [18] 陈传善,周毅之.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命题的出场逻辑与实践路径[J]. 江海学刊,2024(4):111-118,255.
- [19] 史亚洲. 新质生产力视野下构建中国式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逻辑和着力点[J]. 长安大学

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1):1-14.

- [20] 隋洪波. 逐“绿”而行 向“新”而兴 因地制宜发展绿色生产力[J]. 红旗文稿,2024(12): 45-48.
- [21] 毛泽东. 毛泽东文集:第8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22] 毛泽东. 毛泽东文集:第6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2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6册[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 [24]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25]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26] 江泽民. 江泽民文选: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 [27] 胡锦涛. 胡锦涛文选: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 [28] 胡锦涛. 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 为建设创新型国家而努力奋斗——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的讲话[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 [29] 程恩富,陈健. 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加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J]. 当代经济研究,2023(12):14-23.
- [3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论述摘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
- [31] 习近平. 在中国科学院第二十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五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21-05-29(2).
- [32]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责任编辑:王佳)